

後記

在舞蹈教室可以聊天嗎？不聊天的話，要怎麼培養感情呢？跳舞要有感情呢，這是不跳舞的人也知道。

我實在是太愛聊天了，大部分的時候可以安安靜靜都不說話，其實是在克制自己不要說得太多、不要說破、不要說死，但只要有人需要附和的時候，我真的可以滔滔不絕的唷。就連在跳舞的時候，我的腦袋都還轉個不停，等等，剛剛那快速的手部動作是流星嗎？畫圈的幅度是幾點到幾點呢？剛剛走的那個轉彎是對準地上那顆石頭嗎？剛剛是我的右腳救了我自己嗎？剛剛是她還是她扶了我一把？剛剛老師隱約發出嘖的那一聲是對我嗎？

鋼琴老師舞友是這麼告訴我：「不要想，身體去做就對了。」這是她跌跌撞撞不斷從學琴練琴切換到學舞練舞的心得。我記得大學的時候那麼羨慕現代舞蹈社，我的啦啦隊社表演完後，就引頸期盼看她們出場跳舞，當主持人拉出社長和身高最高的舞擔訪問時，問她們剛剛那支舞有什麼含義？舞擔看起來書卷氣很重，當然這是我的投射，她卻說：「噢，我們只是要去抓那顆氣球。」我期待什麼？我期待她會說出人生大道理，比如渴望而不可得，現在想想當時的我也太low了……。跳舞需要有思想嗎？要有個人哲學不可嗎？

每當人生遇到瓶頸的時候，暢銷書都是這麼說的：「也許你該找人聊聊。」我常覺得上課前的聊天、下課後的聊天、甚至是約出去吃東西喝東西聊天，都超超有幫助的。當同學們很安靜地自稱：「我是I人。」我都覺得沒關係，因為連I人舞友都可以提出最簡單的閒聊開頭：「你還有跳哪支舞？」這個就夠講了。

I人當然也可以熱愛跳舞，跳得可大方了。喜歡跳舞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，為了滿足表現欲，為了喜歡的偶像，為了想確認一下自己……是不是那塊料？為了想要更進步，或是，想要跳得更好，更快樂，認識更多朋友。當我把自己所想得出來的種種因素，套用在眼前的舞友身上，會發現每個人都很特殊、也更單純——沒什麼原因哪。

我的舞友最近迷上了新的團，而這新的團不到兩個月就來台灣，圓滿了她的眼球，更席捲了各大媒體更鋪天蓋地整個社群，我說眼光很好耶，而且你這樣是出道粉了！不，這句好像是另一位舞友說的，我覺得很帥氣。她們吱吱喳喳聊起所有成為出道粉的經驗與可能，已然過去的小小驕傲歷史，此時的瘋狂著迷直至未來，我喜歡聽粉絲說話，說這些真心的話，比交叉詰問彼此的感情事件還要真誠。

跳舞或追星作為人生優先順序，全依個人心意，有時仍會有難以掌控的現況，比方我一次次看見其他舞友和D老師的拍攝一首歌的行程從八小時上升到十一個小時不等，開始害怕自己不小心加入的那首，同樣有D老師作為一個角色的歌，是不是也有同樣的下場。那那那，我該如何順利脫逃。於是最後一次，我幫自己安排了跳完舞，去聽書的講

座。自從不當書店店員，也不當出版社行銷後，很久沒有主動去參加一場書的講座，上一次可能是兩年前？

拍攝順利地讓我原先的預謀顯得愚蠢，但也讓我無比得意，滑溜地逃走。通常我喜歡在拍攝後安排一場慶功宴，和穿得真像一個女團的大家可以理所當然地在某間餐廳同樂、拍照、聊天。雖然挺捨不得和舞友一起嘻嘻哈哈的時光，但一切依照我的計劃進行，我在車上換上厚長褲，把側綁的馬尾拆下，特別厚重的眼妝就這樣吧。停好車，我走進小書店，像一個妝太濃的書呆子，我十分樂意的那種角色。

在講座後面的提問時間，努力舉手，是練習了十幾年的習慣。我說自己在去年年初從好友的手中接過她推薦我讀的那本書，從此加入作家的讀者行列，一本接著一本讀，作家才剛說完感謝，我接著講，其實我很喜歡您的書很適合小孩子讀，這一點。

我喜歡這樣努力表達的時刻。喜歡自己轉換身分的時刻。我剛剛還是一個粉墨登場的業餘舞者，接著發揮我是一個專業讀者的精神。

想起那一次，我在幾乎都在只跟舞友互動的ig裡看見一則在文學講座的限時動態，揉了揉眼睛（當然是想像中的動作），發現真的是舞友L發的，而我剛剛也在那裡。

說到讀書，我最有感的是，一年又要過去了，一年讀了幾本書呢？這是我維持十三年的習慣，或說目標：我一年要讀一百本書。讀完。不是拿起來，不是讀一部分，是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，快快或慢慢地把它走完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走。

一年要過去了，我們改聊：「今年跳了幾首歌？」我今天在跳完舞、等傳airdrop的時候也問了艾蜜莉，她先說：「八十五！」我邊扶了扶自己過於驚訝的下巴，邊加一些話題的邊際，「一整首，有拍攝的。」她也不慌不忙，打開手機。

沒錯，我們會認真列表單。我們都是J人。我們會評估，會做規劃，會每隔一段時間把心願清單重新整理。永遠都有事情可以做，有舞可以跳，就太棒了。忘記看到哪個演員曾這麼說：「在開始拍攝新作品前會重新把全部看過一次，回顧自己的過去對準備作品很有幫助。」

是的，回顧過去，追溯源頭。

跳舞有源頭嗎？我的媽媽是個愛跳舞的媽媽。如今開始一起住的每天早上，我在煮豆子、洗藍莓的時刻，她會開始一早的健康操，左左右右地跳起舞來。領敬老卡之前，她會自己開設跳舞班，領導一群左鄰右舍，收費教舞，揹著一台藍牙播放器，還有專業耳麥喔。

更早之前，她蟬聯多年是社區的土風舞班長、國標舞班長，歐巴桑好友老愛說：「班長，沒你我們都記不起來呀。」

更更早之前，她說乾媽（她的二姐、我的二阿姨）和她一起跳舞，那時就被找去當老師了！我看著一張乾媽抱著我妹還像顆小肉圓在她腿上，那腿的主人簡直是張曼玉，高挑秀美，的確很適合當舞蹈老師。

再早之前，大姑姑接上這句話：「我和你媽媽一起去皇冠跳舞，不是雲門舞集喔。」大姑姑的獨生女，我親愛的茵茵姊姊，有著我所認識的最早的芭蕾舞者的名字——她，以及《大學生了沒》裡頭的茵茵。

大表姐讀舞蹈班直到考上台大才停止。還記得她在某次過年我們的小團圓裡，穿上芭蕾舞硬鞋，表演了一段繞著沙發的舞姿，被我重疊了《花與愛麗絲》蒼井優的影像，在我也進了大學，讀了大姑姑夢寐以求的東海中文系，開始看岩井俊二、當個文青之後。

已經很久不跳舞的茵茵姊姊問我今年的寫作計畫，我說一本跳舞的書，要寫好了。這才想到她是我最早的「舞者」啟蒙。要長得漂亮，愛笑，如她當我爸媽的花童的那樣照片，笑得優雅出眾，一身白裙。現在的她是剪短頭髮的翻譯所教授，一身深色裝束，最保暖的外套、最好走的鞋子。她問，寫作順利嗎？

我說：「不是很順利，但也算順利。」她笑說都是這樣的。不是只有坐在那裡寫，我們走路、吃飯，也會想到很多東西，也持續在寫作著。她說她的經驗是寫不完的論文。我覺得這真是差太多了吧。差點我還以為自己的困難多麼了不得。

我很慶幸正在寫跳舞，因為只要我持續跳舞，就有源源不絕的動作等著我去做、去想，去腦海裡碎唸關於跳舞的一切。每當聊天時，我老是靈魂出竅，幻想碰到自己跳舞的源頭，也許因為這樣那樣，因為她和她甚至她，我就是得跳舞了。我的伴侶說寫書就是不斷地自圓其說。於是我也相信了。

陪伴這本書結尾，我正在讀的書是作家七十歲時寫出的書，距離現在已二十五年，將近一世紀的書，我不是出道粉，可是此時此刻，確確實實是她的粉絲。但，再過一百年後，如果這本書仍在流傳，我又將變成讀了這本書的老粉絲了。像《我的出走日記》說的，「八十歲的時候，現在就是我的小時候。」

舞齡八年，將前四年就這麼當作了我的小時候——小時候我跳過這首，那時候我還覺得自己跳得很棒呢，如今一看，這麼傻氣，這麼脆弱，這麼……勇敢。但我們不都是一首首歌堆積起來的嗎？

書也許想對我說：謝謝小時候的你讀了。書也許有一天會對我說：謝謝小時候的你寫了。書也許想這麼悠然有其事地，謝謝小時候的你，用跳舞記住一首首歌。